

文 學 叢 刊

難 苦

汀 沙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目 錄

輪下.....	一
箕老法團.....	二一
代理縣長.....	四一
爲了兩升口糧的緣故.....	六一
毒針.....	七七
逃難.....	九五
苦難.....	一一三
人物小記.....	一二九
醉.....	一三七

輪下

在那間窄狹陰暗的室內，穆平先生的家屬，都已熟睡了。其中包含着他的母親，妻子，一個寡嫂，三個五歲至十歲之間的小人。他們橫攤在那足足占了屋子一半的地舖上，身子蜷縮着，攔腰搭着一張薄而陳舊的鋪蓋；是從小棧房租來的，上面已經給各式各样的方形補釘綴滿了。

半支洋蠟寂寞地燃照着。因為沒有燭臺，蠟燭是栽在一枚值錢二百文的銅板上的，溶落的燭油已經堆成一個白晃晃的銀色小丘。全屋子只有穆平先生一個人沒有睡。他還坐在桌子邊望着洋蠟出神。他凝想一陣，便又呵一口忍受的氣，於是掣筆管搔搔頭髮，伏在案上書寫起來。但不上一行，却又立刻小聲地怨道，『真害死人！』重新對著燭焰發愁了。

他在草寫一件訴狀。那被控訴的對象，是同他一道逃難出來的縣長，接收訴狀的是將校團。將校團一入川就公開獎勵揭發貪污，而且已經正正經經做過一兩回嚴厲的榜樣了。但他並不真想把訴狀遞上去。如那些同鄉的士紳一般，他也僅想讓縣長知道他將要這樣做，而能在接濟或借貸的名義下取得一筆款項。他知道有兩位紳士已經恢復過從來的闊綽；就是那些單在末尾附上一個名字的，也已暫時使生活有着落了。

爲了減少麻煩，他原先本也僅想附上一個名字的。但他們不張理他，有的至多握住他的肩頭，偏了頸子嗽牢他一會，笑嘻嘻地哼道：「你也想吃這種錢呀！」他想回答說他當然也想。他有一大家人，逃難的時候，他又連針也沒有多帶一苗出來。但他沒有說出口，而且那人也並不願意爲他多費時間，早已笑着走開去了。幾次的請求失敗後，他才決心單獨行動。當中雖也曾翻悔一次，但他的家庭既已知道這個可嘉的辦法，翻悔便也全無用了。

他們不讓他說過完事。尤其是那女人，他的妻子，近視眼，黑而壯大，有着一付潑辣爽利的性格。她再三再四宣稱，丈夫的躊躇不過是毫無出息的表現。他的母親和嫂子的啜泣也不讓他安心。那老年人時常含着眼淚說道：『我活了這樣大才來受活罪呀！』而他那些嬌弱的子姪，又早已下巴餓尖，眼眶陷落，活像叫化兒了。

這種種情形使他重新堅定下去。他決心試作一次良心的和性情的絕大冒險。他開始草寫已經第三天了，可是結果他才寫成大半。這並不是因為材料缺乏，他清楚很多告化子縣長的政治。而且在四川，想要從地方官身上找點劣跡，真也有如想從棧房里尋找臭蟲一樣容易。他的困難是在他的心情。他總被一種嫌惡和不快支配着；一想到寫成以後的種種手續，他又不免焦躁起來。

此外，行文的生滯也是他工作遲緩的一個原因。他找不出適當的字句來，正如他有時忽然碰見一個相熟的關人，竟連『吃過飯沒有』這樣普通的詢問也說不上口一樣。但在少年時代，穆平先生却是以國文拏手見稱的；雖然容易臉紅，見人時

也能夠隨便應酬幾句。他畢業於本縣高小，結婚過後，便上省城升學去了。他參加過一九二一年的轟打省議會事件，當過學聯會的代表。醉心於草兒集和胡適文存。他還想到省外留學，給家庭留難住了。

從省城回來就沒再出過門。他過的一種隱士似的生活，很少應酬，也不打算沾染任何公事。如他父親所常說，他們並不需要他掙錢養家，只求他能夠守成，就儘夠了。兩年的長期寂寞才使他逐漸在茶館里露面。他比他那死去的賭鬼兄長受人尊敬，直到他那悲慘可笑的離婚發生為止。那近視眼女子是從小給父親定下的，丈人是個哥老會頭目。當時「袍界」的氣焰已經大減了，但爲安全起見，一個紳糧和一個「大爺」聯親，仍不失爲一種流行的聰明辦法。

他的離婚一開始就遭到家庭反對；那女人和他大鬧了一通，也哭回娘家去了。但隔天便又領着大批親眷回來，帶着錐針和黃荆條子，狠狠給了丈夫家一場搗亂。可是這反使穆平先生堅決起來，他向縣署申請離異了。他一直鬧了兩年，經過三仟

縣長。那使他難受的是最後一任；他不但判定離異，還在維持風化的見地上打了他二十個手心。退庭時幾個哥老們又照例奚落了他一場，於是抱着一種絕大的屈弱，他跑往新都出家去了。

他們費了半月的時間才尋着他。這時他已削掉頭髮，但由於父親的死耗，母親的哭求，他依舊還了俗。那老年人又特別請了兩席客，把媳婦也接轉來了；不過那岳父不久便也去世，並沒有在撐持門面上替女婿保住若干利益。人們一樣把他當成一種笑柄，後來甚至成爲一種虛無，一個零號。只有攤派各項軍款時他們會記起他來，縣長做生日也有他的分，雖然他們並無交情。他們叫他做莫奈何，他自己也漸漸習慣於這渾號了。

有着這樣經歷的正是程平先生。現在他又在繼續草寫訴狀了。然而結果更壞。還未落筆，他便又把七紫三羊的水筆一擲，生氣而又膽怯，從桌子邊站起來了。他焦灼不安地蹣跚起來，屋子裏滿塞着破爛的什物，桌椅和鍋灶，他踏不上幾步就得回

轉頭走。在面對着地舖的時候，他總哼一聲來洩氣，覺得一切困難都是他的家屬造出來的。因為倘是沒有他們，他儘可以隨着環境的安排好了。

他一生最嚇怕的便是和外人打交道；尤其是那些地位高過他的人物。在逃難的前一月縣里開過一次會議，爲防軍籌餉亦費，所有的士紳全到場了。他們也照例給他寫了一筆，那數目是他無法出的，他冒冒失失地反駁了；但當主席楞着眼珠，吩咐他應該說得高聲一點的時候，他的臉上忽然燒了一股，趕緊把眼光順在一邊，生氣地咕咕道：『那我去借好了囉！』他的話語依舊沒有人聽清，可是那些主持者已經把他作爲默認，繼續朗誦出別的人名和數目來了。

現在擺在他面前的事却更艱巨。他不能直接和縣長交涉；但訴狀寫好後，他得將牠藏在懷里，去茶館里選擇一張接近縣長的茶桌坐下，然後毫不留神似地，把訴狀不時取出來翻閱。待得機會到了，於是做出一種嚴重秘密的神情，拍拍一位和縣長同席的熟人的肩頭，招請到自己身邊來，小聲請教一些公文上的字句和事實。這

樣子，依着旁人做過的榜樣，那人會吃驚道：

『你是怎麼的呵？』

『怎麼的？他把我們刮得太傷心了！』

『快算了吧，過都過去了的事情！』

『你說得容易——我現在一家人拖得慘哩！』

像這樣，一個複雜曲折的節日算開始了。但也僅僅是開始，那最後的結果還是很纏綿的。在經過幾度交涉之後，也許他可能得到一筆接濟，也許不過請吃一餐酒飯，但也許給那中間人用狡猾搪塞下去；一涉想到這些，穆平先生立定了，他小聲地生氣道：『你們倒只曉得在嘴上說的熱鬧……』

這時候，他的女人蓬着頭髮坐起來了，她用兩手向髮際抓搔着，含含糊糊地問道：

『你還沒有弄起麼？』

穆平先生噙着嘴把身子背了開去。

『我就猜到了吧！看你把這一家人掣來怎麼做……』

她已經站了起來；一面嘟嘟囔囔着，一面雙手伸進衣袂，打開門到室外去了。在回轉舖上的時候，她把身子往被蓋里一縮，就又刻毒地諷刺了他一句：

『真是秀才倒霉，連一字也寫不成了！』

穆平先生忍不住叫出來：

『那樣會說你來寫呀！』

『可惜我不是男人……』「攔人」看樣子就攔風也不成哩……』

他們互相爭吵起來；除去兩個頂小的孩子，所有的人全驚醒了。那個名叫金生的男孩，他盤了脚呆坐着，睜圓一雙大而憂鬱的眼睛。四五歲時是見天要吃三個鮮花餅的，穿過出鋒兔皮馬褂，現在却已學會上小菜場了。他的母親，那個可憐的寡婦，有氣痛病，她懇求他們道：

『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，真是，還有甚麼鬧的啊。』

『你不清楚，這屋裏要把我吵死才好。』

那母親也嘆氣了。穆平先生嘴吃地分辨道：

『我又沒有說不寫；一起床就纏着你鬧，像教訓大兒小女樣……』

『這才推得乾淨呀！』近視眼嚷叫了，『你怎麼不說我擋着你不寫哩？不是看』

見一家人拖得可憐我替你撈屁！難道我還怕餓飯麼？嫁雞隨雞，你討口我願意搯夾背……』

『我活了這樣大才來受活罪呀，』老母親呻吟着。

穆平先生還想分辨，但他抓抓領口，和自己生氣道，『橫豎是我倒霉！』重新在櫃子邊坐下去了。在他受盡委屈，而還不得不向命運低頭的時候，他總是抓一抓自己的領口洩氣，而且說着同樣的話。他的家屬還彼此安慰了幾句才又各自睡去。這時已是夜半了。空氣相當寒凍。因為室外便是街道，陳舊的鋪板隨處張着縫隙，不時

可以聽見哨兵討叫「口令」的吼聲。自來水廠的筒車響得更清厲了。

初來的幾夜，穆平先生常因這水車聲想到他的學校生活。他的學校也是挨近南門城的。他會回想起他的同伴來，他們的熱情和放談。話題照例是愛和人類，以及我們這古老民族的悲苦的命運。他的回憶常常以一個美麗而寂寞的苦笑收場。但他現在并不想着這些，他在專心寫着訴狀。也許因為已經看出毫無推諉的可能，難叫頭遍時，他終於把訴狀完結了。

次日他又費了一個上午時間繕寫。這工作在他也困難，容易寫錯字，他隨時得停下筆打補釘。他的家屬已經對他感到滿意了。屋里充滿一種寧靜和穆的空氣。那個大孩子伏在行灶邊用竹管吹火，小的在旁邊拌柴灰玩。近視眼看見菜油已經冒煙，便住了嘴，取來一隻提籃，把籃內的豆芽向鍋里傾倒下去；跟着來的是一陣畢畢剝剝的聲響。

她一邊用鍋鏟翻炒着，一邊自負地繼續道：

『說起來總是我多嘴，肯聽勸，錢已經到手了。』

『他二爸甚麼都好，』那寡婦附和說，『就是做事情不爽利。』

『好了吧，我的字又寫錯了。』

穆平先生溫和地抱怨了。他擱下筆，用米湯粘上一個補釘，在灶門口烘烤一下，然後再又抄寫下去。他直到午後才繕好，於是反復地看了幾遍，這才不放心似地放進馬封筒去。他準備動身了。在這當中，從他刷振那件油膩發毛的五絲緞馬褂起，到送出門走掉止，他的家屬一直地給他壯着膽，說出種種必要的鼓勵。近視眼還爲他細心地綑伸着那件灰布長衫的大襠。

她一面這樣做，一面叮嚀他道：

『記得麼？現在的人服硬不服軟，他要鬧你就拚着他鬧……』

『鬧也不是事，』那母親沉吟道，『鬧爛了倒反而不好。』

『只有媽才是有甚麼鬧不得哩！你怕他現在還在摸印把子麼……』

老太婆沉默了。近視眼又繼續嘮叨了一陣。甚至叮囑到丈夫的神氣。因為她深知穆平先生見不得大市面，在人前慣愛半勾了頭，縮縮而膽怯地撕掉着手指上的繭皮，或者用牙齒咬掉牠。像這樣的神氣是只配受人欺侮的。她們直送他到大門邊上，於是穆平先生咕咕了一句，『簡直把人當小孩子樣！』向一家川北涼粉攤轉去，走掉了。

他向着總府街走。因為他的目的地是在商業場一條橫街里面。在成都，由於職業不同，目的不同，縣屬不同，每一羣人常有一個固定的茶館坐。他的同鄉常去的地方是市驛台，地址清靜，同街只有兩家蘇裱鋪，一家彈子房，其餘的舖面全是空屋。茶館只有兩開間大。擺着茶桌的階沿已經滿鋪着瓜子花生殼，口痰和煙蒂，客人已到齊了。

那縣長也恰在階沿上喝茶。縣長姓陳，名博齋，因為常帶一根長煙管走路，老百姓却叫他陳告化兒。是個沈悶的瘦長腳色，鼻梁上架着玳瑁墨晶眼鏡。喜歡看的書

是江湖奇俠傳。同四川多數縣官一樣，他的出身很模糊，一般人僅知道他和某司令有着郎舅關係。在他鄰座的大都是穆平先生的同鄉，他的交涉就需借重他們；但他在蘇淩舖面前停下來了。

他是爲斟酌一切必要的步驟留下來的。他立在一幅上了綑子的條幅前面，裝出端莊的神氣；拏手指在衣服上漫畫着，臨着上面的字體，一面瞟着茶館窺視。他不能斷定上那一張桌子去好，因爲他一時竟找不出一個容易說話的人來，彷彿他們平日大都對他不很看車。他在衣服上畫了好久，末後他只專心希望會有人叫他一聲，而他畢竟等待着了。

一個架托力克眼鏡的中年人從商場外走了進來。這人混號鄧大炮，當過團練局長，一生最得意的事是在一回縣行政會議席上打過一位鄉紳的茶碗。他現在專門靠着縣長吃喝，替他疏通各項糾紛；但一面却又鼓勵着他的同鄉搗蛋。他伸長頸子，睨了穆平一眼，沉吟道：

『嚇！這入的想學蘇祿匠了嗎！』

『沒事，看着玩呀！』他笑着回轉身去。

但那一個已經走進茶館去了。而且把縣長招呼了出來，彼此耳語着，一面遂向商場外面走去。因此，當穆平先生蹣跚地跟去時，還沒走近茶館，便又立定了。他想留住他們，因為覺得不合適，他沒有做。他起初不免感到一點失望，但立刻却反被一種奇怪的舒服所占有，以為倒是另等一個適當的機會好些。但直到電燈放亮，他還沒有等着他們，於是裝着一肚皮的擔心，他回家去了。

到家的時候，他的家屬正同房東辦好交涉。房東是個胖老頭子，開着一家客棧，他們初來的時候，便是在那棧房里落腳的。他們允許改天連棧賬全部還清。那近視眼還說得很有把握，彷彿不久便真會得到一筆鉅款一樣。她對他們的求告感到委屈，因此，當房東走後，她忍不住小聲地叫罵起來：

『這才不得了哩——把你好幾個臭錢呵……』

看見丈夫走進來，她停了一會，擔心地問道：

『還沒有眉眼麼？』

『你們怎麼把事情看得這麼容易呵！……』

『那你這大半天在撿卵呀！』

她忍不住想這樣叫出來，而她囁嚅道：

『我還怕進收容所麼！……』

於是狠狠地倒抽一口冷氣，她向丈夫殘酷地述說起房東的催逼，并且米舖子已經空了。穆平先生過了一個痛苦的失眠之夜。他想到他的家屬，想到難民收容所。他不相信他的交涉會有好結果的，他的妻子也不會對他吝惜一場囑咐，但末後他却纏住一個奇怪念頭不放，希望結果早點分明；於是失悔起白天的膽怯來了。

他次日很早便到市駿台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他們依舊鼓勵了他一頓，近視眼甚至放出種種威嚇的暗示，好像督戰官對付開上火線的兵士一樣。他在蘇裱舖門